

十三經策案

口 12

489

10



未春林云及論今昔林林公羊錯腹果非其義
其論之今學則凡其類皆矣
羊家曰行然則以今文為其
學久羊對世代與姑歸之今學
困學紀聞公羊疏云凡夫若竹帛姑與執歸之古
再選三軒論辨可申古學今學齊人魯人
三傳

業 南昌俞祥麟文昭錄次
金谿王 鄭子圖彙輯

十三經策案卷十七

金谿王 謨仁圃彙輯
業 南昌喻祥麟文昭編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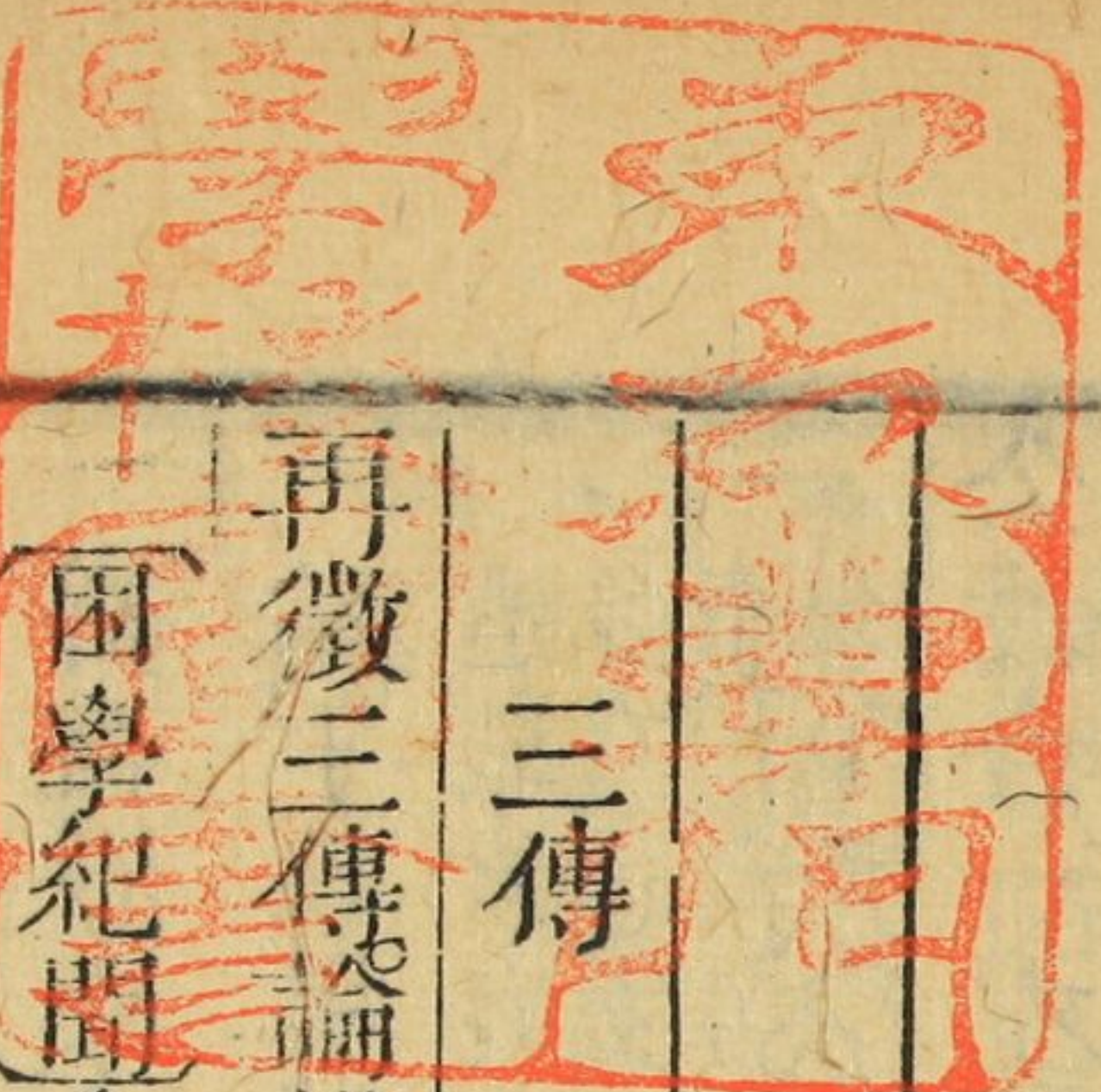
三傳

再徵三傳論辨可申古學今學齊人魯人

困學紀聞公羊疏左氏先著竹帛故漢時謂之古

學公羊漢世乃興故謂之今學何云以其中經古
羊家已行於世以今文教授
故謂之今學楊氏疏謬矣是以五經異義云古
者春秋左氏說今者春秋公羊說鄭眾作長義十

得 32 10



口 12
489
10

九條十七事論公羊之短左氏之長賈逵作長義

四十條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長魏鍾繇謂左氏為

太官公羊為賣餅家又公羊子齊人其傳春秋多

齊言登來化我樵之激浣荀將踊為詐戰往黨往

殆子諸累械如助楛脰之類是也經典釋文桓譚新論云左氏傳

遭戰國寢滅後百餘年魯人穀梁赤作春秋幾篇多有遺文又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失本

一事初漢書史高亦云公羊齊人穀梁魯學

公穀合一左邱分二實皆複姓同異可參

朱子語錄公穀傳大槩皆同所以林黃中說止

一人但看文字疑若非一手者朱竹垞曰按羅長

源撰路史炎帝之後不言有公羊穀梁氏羅子蒼

識遺云公羊穀梁自高赤作傳外更不見有此姓

萬見春謂皆姜字切韻脚疑為姜姓假託然自高

傳子平平傳子地地傳子政政傳子壽見於戴宏

所記而班氏古今人表載有二子居第四等計劉

氏宋氏世本亦必載之未必假託也文獻通考左

傳未記晉智伯反喪於韓魏在獲麟後二十八年

去孔子沒亦二十六年不應年少後亡又其書稱

虞不臘矣。見於嘗酌。及秦庶長。皆戰國後制。故或

疑非孔子所稱左邱明。別自是一人。為史官者。趙

匡陸淳謂邱明夫子以前賢人。如史佚遲任之流。焚書之後。學者見傳及國語。俱題左氏。遂引以為

邱明。且左傳國語。文體不倫。序事多乖。定非一人所為也。蓋左氏廣集諸國之史。以解春秋。子弟門

人。見事迹。多不入傳。或問不同。故各隨國。困學紀編。各以廣異聞。自古豈止一邱明姓左乎。

聞王介甫疑左氏為六國時人者十一事。又劉炫

謂國語非邱明作。原注傳言鄢陵之敗。苗賁皇之為楚語云。雍子之為。與不同。傳

元云。國語非邱明作。有一事而二文不同。葉少蘊云。古有左氏左邱氏

太史公稱左邱失明。厥有國語。今春秋傳作左氏

而國語為左邱氏。則不得為一家。文體亦自不同。

其非一家書明甚。蓋左史之後。以官氏者。朱竹垞

曰。自宋儒舍二傳說春秋。久而論世者。惑於趙匡

之說。則疑左氏在孔子之前。惑於王安石之說。則

疑左氏生孔子之後。眾口紛紜。迄無定論。按司馬

遷報任少卿書。左邱失明。厥有國語。應劭風俗通

邱姓魯左邱明之後。然則左邱為複姓。甚明。孔子

作春秋。明為作傳。春秋止獲麟。傳乃詳書孔子卒。

孔子既卒。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為弟子者

自當諱師之名。此第稱左氏傳而不書左邱也。

公羊世業。上祖西河。北宮司馬。後師孔多。

文獻通考戴宏序云。子夏傳之公羊高。高傳其子

栗。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漢景

帝時。壽乃與弟子胡毋子都著以竹帛。其後傳董

公。舒以公羊顯於朝。又四傳至何休。為經傳集詁。

曰。書遂大傳。讀書記隱公十一年。公羊傳子沈子

其注云。子沈子。後師。明說此意者。沈子稱子。冠氏

而冠著其為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

冠子者。他師也。按傳中有子公羊子曰。而又有子

沈子曰。子司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宮子曰。何後

師之多歟。然則此傳不盡出於公羊子也。明矣。又

羊傳有魯子曰。高子曰。穀梁傳有尸子曰。沈子曰。皆不冠子。朱竹垞曰。春秋為

孔子所作。則說春秋者必係孔氏門人。若公羊傳

所稱沈子。司馬子。女子。北宮子。曾子。高子。穀梁傳

所稱尸子。沈子。皆是已。子言之。春秋屬商。其皆子

夏之徒與。

條例之正。胡毋子都。綱領之正。為董仲舒。

何休序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故遂隱括使就繩

墨焉困學紀聞晁氏謂休負公羊之學五始三科

九音七等州國氏人六輔公輔天子卿輔大夫

君諸夏輔京師二類人事七缺夫婦君臣皆出於何氏其

墨守不攻而破矣按此即所謂胡毋生又漢武尊

公羊家而董仲舒為儒者宗正誼不謀利明道不

計功一言得夫子心法太史公聞之董生者又深

得綱領之正文獻通考仲舒通經醇儒三策中所

謂任德不任刑之說正心之說皆本春秋以為言至引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以折

江都王尤為深得聖經賢傳之旨趣獨災異之對

決事斷獄時多深文九世復讐道亦須分

困學紀聞漢以春秋決事如雋不疑引蒯贖違命

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蕭望之引吐句侵齊

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丞相御史

議封馮奉世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顯之可

也皆本公羊雖於經旨有得有失然不失制事之

宜至於嚴助以春秋對乃引天王出居於鄭不能

事母故絕之其謬甚矣文獻通考董仲舒撰春秋

決事比卽獻帝時應劭所上仲舒春秋斷獄其書與張湯相授受度亦災異對之類耳帝之馭下以深刻爲明湯之決獄以慘酷爲忠而仲舒乃以經術附會之蓋漢人專務以春秋決獄陋儒酷吏遂得以因緣假飾徃徃見二傳中所謂責備之說誅心之說無將之說與其所謂巧詆深文者相類耳聖賢之意豈有是哉常秩謂孫復所學春秋商君法耳想亦有此意因學紀聞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讎者無時焉可與通此三言者若

臣父子天典民彝係焉公羊子大有功於聖經又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漢武用此義伐匈奴儒者多以公羊之說爲非然朱子序戊午議議曰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讎吁何止百世哉黃氏曰抄凡言春秋復仇世之仇者誤也傳有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齊襄公殺魯桓公桓襄死而莊公與齊桓公盟春秋已無非之易世故也况九世而言語無迹不可名仇者乎誤漢武之虛耗天下者此語也

黜周王魯變文從質九旨三科諸法盡失

文獻通考何休謂黜周王魯變周文從殷質之類

公羊皆無明文。蓋爲其學者相承有此說也。杜元凱序所主之玉，卽平王也。所用之歷，卽周正也。所稱之公，卽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趙匡曰：公羊家舊說云：春秋變周之文，從夏之質。予謂春秋因史制經，以明王道。大要二端而已。與常典也。著權制也。故凡郊廟喪紀朝聘蒐狩昏取，皆違禮則譏之，是與常典也。非常之事，典禮所不及，則裁之聖心以定褒貶，所以窮精理也。精理者非權無以及之。然則聖人當機發斷，以定厥中，辨惑質疑。

爲後王法，何必從夏乎。晁氏曰：公羊疏以何氏三科九旨爲宗本。其說曰：何氏之意，三科九旨正是。一事爾。總而言之謂之三科，析而言之謂之九旨。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此二科六旨也。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裔。此三科九旨也。

曹子干盟，吳札來聘，祭仲非權，宣大居正。

困學紀聞左氏載曹劌問戰，諫觀社，藹然儒者之言。公羊乃有盟柯之事。太史公遂以曹沫列刺客。

之首此戰國之風春秋初未有此習也

原注穀梁柯盟曹劌

公羊作曹子然則法卽劌也

黃氏曰抄柯之盟公羊作曹子干

盟齊爲歸汶陽之田謂齊桓信於諸侯自柯之盟始未訥趙氏辨之曰經不書歸田况汶陽之田至鞞之戰而後能取此無足據者蘇氏亦嘗謂此春秋後好事者之說也又公羊盛言札之賢而進之劉質夫曰札不稱公子以辭國而生亂者札爲之也張氏曰季子爲其父之所立其兄之所屬違父兄之命徒以潔身而去爲高觀宗國之危亂僚與

光之相殘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况身爲貴戚自古聖賢未有視社稷安危若是憇者夫子所謂果哉末之難矣其復位而待之言曰非我生亂君子殆未之信是得聖人之意旨趙鵬曰彼其來聘豈情也哉窺中國而已矣愚按春秋書吳札來聘與書楚椒秦術之來聘同而史載其後闔閭弑僚札爲之使東諸侯其窺中國可知矣公羊言札終身不入吳國者亦妄也公羊因其逃國而高之故過爲之辭困學紀聞以祭仲廢君爲行權范甯已譏

其失矣。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若祭仲者，董卓司馬師孫綝桓溫之徒也。其可褒乎？朱子曰：左傳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只知有利害，不知有義理。此段不如公羊說君子大居正，却是儒者議論。

義理當辨。母弟二名，故事當考。爭門葦城，公羊傳其稱弟何？母知新錄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公羊傳其稱弟何？母弟稱弟，母兄稱兄，何休以爲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質家親親，明當親厚異於羣公子也。夫一父

之子，而以同母不同母爲親疎，此時人至陋之見。郭氏曰：若如公羊之說，則異母兄弟不謂之兄弟乎？程子曰：禮文有立嫡子同母弟之說，其曰同母弟，蓋謂嫡耳，非以同母弟爲加親也。若以同母弟爲加親，則知有母不知有父，是禽獸也。困學紀聞以衛石惡爲惡人，劉原父非之曰：董賢可謂賢乎？又以仲孫何忌爲譏二名，新莽之制，其出於此歟？東漢之士猶無二名者，讀書記公羊傳，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於

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於吏門者是也。注鹿門。魯南城東門也。據左傳臧紇斬鹿門之關出奔邾是也。爭門吏門並闕。按說文淨魯北城門池也。从水爭聲。耕切。是爭門即以此水名。省文作爭。爾後人以瀟字省作淨。音才性切。而梵書用之。自南北史以下。俱爲才性之淨。而魯之爭門不復知矣。困學紀聞。晉人執宋仲幾於京師。仲幾之罪何。不蓑城也。注云。若今以草衣城是也。漢五行志。董仲舒以爲宋中幾。言尊天子之心而不衰。城顏注云。蓑城謂以差次受功賦也。按左氏傳。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又云。宋仲幾不受功。蓑字當從漢志作衰。與左氏合。

穀梁三名。以赤爲斷。雖傳魯學。晚立於漢。

困學紀聞。穀梁子或以爲名赤。或以爲名傲。何云小顏

藝文志注云。名喜。閻云。名赤。見風俗通名。字元始。見阮孝敘七錄。秦孝公時人。今

按傳載尸子之語。尸佼與商鞅同時。故以穀梁子爲秦孝公時人。然不可攷。原注。漢書。荀崧曰。穀梁

赤師徒相傳。誓立於漢時。劉向父子猶執一家。莫

肯相從其書文清義約諸所發明或左氏公羊所
不載亦足訂正是以三傳並行晁說之曰穀梁晚
出於漢因得監省左氏公羊之違畔而正之至其
精深遠大者真得子夏之所傳范氏又因諸儒而
博辨之申穀梁之志也其於是非亦少公矣非若
征南一切申傳汲汲然不敢異同也我應劭顏師古孔穎達皆以穀梁爲子夏弟子桓譚則以爲後左百餘年在公羊前晁氏謂其晚出於漢朱子謂公穀皆漢經生益亦指爲其學者耳。

大侵蒐狩存二大禮白虎通義間引逸語。

一困學紀聞穀梁言大侵之禮與毛詩雲漢傳略同
言蒐狩之禮與毛詩車攻傳相合此古禮之存者
一又左傳正義云漢代古學不行明帝集諸學士作
白虎通義因穀梁之文爲之說曰王者諸侯所以
田獵何爲苗除害上以其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
春謂之田何春歲之本舉本名而言之也夏謂之
苗何擇其懷任者也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冬
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四時之田總名爲田何
爲田除害也今白虎通義十卷無此語豈亦有逸

孔子生日。又殊公羊。五石六鵝。說亦荒唐。

困學紀聞。公羊傳於襄二十一年。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於二十年十月。云庚子。孔子生。二十一年。賈逵注經云。此年仲尼生。昭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仲尼時年三十五。定以孔子為襄二十一年生也。孔子世家云。魯襄公二十二年。生。杜注從史記。臧榮緒以宣尼生庚子日。陳五經拜之。然以年則公穀史記有一年之差。以月則公

穀有一月之差。今不可攷。

閻云。按宋景濂有孔子生卒歲月辨一篇。生至

公穀歲巳酉。卒主左氏歲壬戌。相距則七十四年。與歷所傳孔子年七十三者不合。辭雖辨實不通。歷法近黃太冲以歷上推。斷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建酉之月二十七日。庚子與羅泌路史胎合。路

史餘論。五行書論。孔子以庚戌年二月二十三日

庚子甲申時生。按庚戌乃魯襄公之二十二年。是

歲周靈王之二十一年。而長歷其年二月二十三

日。實為庚子。以哀公之十六年壬戌歲四月己丑

卒。乃敬王之四十三年。享七十有三齡。然公羊傳

乃於襄公二十一年書十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

傳則繫於十月之後蓋十二月二十二日之庚子也。或以爲十月庚子。則是今之八月。乃襄公之二十一年。而靈王之二十年也。然歲在己酉。則爲年七十有四。不得謂之庚戌。故劉外紀謂孔子年七十四。雖然。公羊子言十一月。是月固無庚子。孔氏家譜及祖庭記等。所以俱云二十二年十月庚子。乃二十有七日。故林開以爲庚子之月。節雖已過。不知周正乃今之八月。亦非得云二月矣。今定著八月二十七日。爲先聖人孔子生日。又公羊穀梁皆書孔子生

左氏不記。而獨書孔邱卒。杜預謂因魯史。而劉炫以爲卿乃書卒。此不合書。妄也。典命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子爲大夫。夾谷之會。攝相事矣。故傳曰予爲國老。是宜書卒。知新錄公

穀二傳相傳受之子夏。其宏綱大指得聖人之深意者。凡數十條。然而齊魯之間。人自爲師。窮鄉多異。曲學多辨。其穿鑿以誤後人者。亦不少矣。且如隕石於宋五。六鷗左氏公羊作鷗退飛過宋都。此臨文之不得不然。非史云五石。而夫子改之石五。史云鷗六。而夫子改之六鷗也。穀梁子曰。隕石於宋五。後數散辭也。六鷗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天下之

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其散辭乎。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其聚辭乎。初九潛龍。後九也。九二見龍。先九也。世未有為之說者也。又石無知。故日之。然則梁山崩。不日何也。鵙微有知之物。故月之。然則有鸛鵒來巢。不月何也。夫月日之有無。其文則史也。故劉敞謂言是月者。宋不告日。嫌與隕石同日。書是月以別之也。丹鉛總錄穀梁傳春秋戊申隕石於宋五。是月六鵙退飛過宋都。云石無知之物。故日之。鵙微有知之物。故月之。此言之誣。本不待辨。宋萬孝恭辨之云。梁山沙麓亦無知之物。胡為而不日。麋與蚺亦微有知之物。胡為而不月。此殆可作一笑。穀梁乃痴人作夢。孝恭又

痴人解
夢也。

冀為中州。俠非氏所。滑齊仲孫詆王子虎。

困學紀聞穀梁桓五年傳。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則近京師。按鄭之始封。在今京兆。其地屬雍州。東遷之後。徙新鄭。在今河南。其地屬豫州。謂近京師。則可。謂在冀州。則非。或曰冀州中州也。淮南子正中冀州曰中土。閻云。按地形訓。少室太室在冀州。秦族訓。周既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又中土高誘注曰。冀州皆足為證。又隱九年。俠卒。俠者所俠也。所氏見於史者。漢有所忠。後漢有所輔。風俗

通所姓宋大夫華所事之後魯有所氏非但出於
宋也然無駭鬻挾彘溺宛先儒謂大夫未爵命於
天子不氏則俠之氏為所非也黃氏曰抄左傳齊
使仲孫湫來省魯難公穀皆指仲孫為慶父按慶
父後為孟孫而此乃仲孫慶父公之子未應言孫
慶父魯公子不應繫之齊然諸儒亦多從其說莫
曉也請書記文公四年夏五月王子虎卒左氏以
為王叔文公者是也而穀梁以為叔服按此後文
公十四年有星孛人於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
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成公元年劉康公伐
戎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明叔服別是一
人非王子虎

孔子素王邱明素臣或云楚史斷非晉人

杜元凱序說者以仲尼自衛反魯脩春秋立素王
邱明為素臣非通論也

困學紀聞家語齊太史子

餘歎美孔子云天其素王之乎素空也言無位而空王之也董仲舒對策云見素王之文賈逵春秋序云立素王之法鄭元六藝論云自號素王廬欽公羊序云制文獻通考夾素王之道皆因家語之言而失其義

文獻通考夾
際春秋傳自述曰左氏世為楚史親見官書其訛

差少。然有所訛從文起。公穀漢之經生。惟是口傳其訛。差多。然有所訛從音起。困學紀聞。朱文公謂左氏乃左史倚相之後。故其書說楚事為詳。闕云楚望書出。極辨左氏楚人之非。蓋均載。郝仲輿曰。晉楚之事。辭意間多與晉而抑楚是也。左傳或出三晉辭人之手。故其說往往右晉。譽重耳五臣。不啻口出。誇晉功業。無異二王子孫。世受諸侯朝貢。卿大夫招權納賄。貪淫敗禮。皆鋪張其事。恬不以為怪。世儒遂謂春秋尊晉。仲尼獎霸。承迷至今。皆左傳誤之也。

惟親受業。大有源流。自分經傳。實古春秋。

〔采竹垞曰〕按左氏為孔子弟子。主其說者眾矣。謂孔子將修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邱明為之傳者。嚴彭祖也。謂左邱明親見夫子好惡。與聖人同者。劉歆也。謂仲尼與邱明觀魯史記。有所褒貶。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邱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者。班固也。謂左氏傳理長。至明至切。至直至順。長於二傳者。賈逵也。謂春秋諸家去孔子遠。左

氏傳出孔子壁中。近得其實者。王充也。謂邱明之傳。囊括古今。表裏人事者。盧植也。謂邱明受經於仲尼。是為素臣者。杜預也。謂孔子作春秋。邱明子夏造膝親受者。荀崧也。謂邱明之傳。釋孔氏之經。子應乎母。以膠投漆者。孔穎達也。謂邱明躬為魯史。受經於仲尼者。劉知幾也。謂左氏受經於仲尼。博采諸家。敘事尤備。能令萬代之下。見其本末。比餘傳功最高者。啖助也。謂仲尼明周公之志而修經。邱明受仲尼之經而為傳者。權德輿也。謂孔氏

之門。左氏富而不誣。有以見聖賢之心者。劉軻也。謂邱明與聖人同時。接其聞見。參求其長。左氏為上者。陳岳也。蓋自唐以前。諸儒之論。皆以邱明受業孔門。故貞觀永徽中。祀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是時孔庭配食。止顏淵。左邱明二人。褒崇之禮。若此。孔疏據劉向別錄云。左邱明授魯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卿授張蒼。國學紀聞藝文志。春秋虞氏微傳二篇。按劉向別錄云。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卿授張蒼。然則張蒼師荀卿者也。左氏

傳漢初出蒼家。亦有功於斯矣。浮邱伯亦荀卿門人。申公事之受詩。是爲魯詩。經典序錄根牟子傳。趙人荀卿子。荀卿子傳魯人大毛公。是爲毛詩。此荀卿之門有三人焉。李斯韓非不能玷其學也。此經既遭焚書而亦廢滅。及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古文逸禮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武帝時河間獻左氏及古文周官。光武之世。議立左氏學。公羊之徒。上書訟公羊抵左氏。左氏之學不立。成帝時劉歆校祕書。見府中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時丞相尹咸以能治左氏與其校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問大義。初左氏傳見古字。古言學者傳訓詁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釋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以爲左邱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二弟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畧不同。歆數以問向。向不能非也。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氏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

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文獻通考三傳中所取出春秋經文。既有爭異。又有增益。遽指以為夫子所修之春秋可乎。然擇其差可信者而言之。則左氏為優。何也。蓋公羊穀梁直以其所作傳文。攬入正經。不會別出。而左氏則經自經而傳。自傳。又杜元凱經傳集解序文。以為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則是左氏作傳之時。經文本自為一書。至元凱始以左氏傳附之。經文各年之後。是左氏傳中之經文。可以言古經矣。吳草廬曰。春秋經十二篇。左氏公羊穀梁各有不同。昔朱子刻易詩

傳凡四體。先次橫。雖有三長。亦有二病。

杜元凱序左邱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孔疏傳文雖多。不出四體。故以此四句明之也。朱子曰。左傳之文。自有縱橫意思。山堂考索左氏有三長。韓宣子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春秋之作。始自姬日。成諸仲尼。邱明之傳。亦有筆削。及發凡例。皆得周典。其長一也。魯文籍最備。邱明躬為

太史博覽羣書。如鄭書晉志之類。莫不畢觀。每事皆詳。其長一也。論語子曰。左邱明恥之。邱亦恥之。以同聖之才。而膺授經之托。上詢夫子。下訪其徒。凡所採摭。實廣見聞。其長三也。困學紀聞。呂成公謂左氏有三病。周鄭交質。不明君臣之義。一也。以人事傳會災祥。二也。記管晏之事。則善。說聖人之事。則陋。三也。

成敗論人。尤矣。葛宏。王貳王叛。大義不明。

朱子語類。左氏之病。是以成敗論是非。而不本於義理之正。困學紀聞。趙震揆曰。左氏之害義。未有甚於記女寬之論。葛宏也。自昔聖賢。未嘗以天廢人。殷既錯天命。王子則曰。自靖自獻。周天命不又。大夫則曰。黽勉從事。治亂安危。天之天也。危持顛扶。人之天也。以忠臣孝子為違天。則亂臣賊子為順天矣。而可乎。又王貳於虢。王叛。王孫蘇曰。貳曰。叛於君臣之義。失矣。不可以訓。

考事獨詳。博采國史。多稱名字。善論姓氏。

啖助曰。左氏傳。自周晉齊宋楚鄭等國之事。最詳。

晉則每一出師。具列將佐。宋則每因興廢。備舉六卿。故知史策之文。每國各異。左氏得此數國之史。以授門人。義則口傳。未形竹帛。後代學者。乃演而通之。總而合之。編次年月。以為傳記。又廣采當時文籍。故兼與子產晏子。及諸國卿佐家傳。并卜書及雜占書。縱橫家小說。諷諫等雜在其中。故敘事雖多。釋意殊少。是非交錯。混然難證。文獻通考。春秋各號歸一圖二卷。偽蜀馮繼元撰。以春秋官謚名字。哀附初名之左。李巽巖曰。昔邱明傳春秋。於列國君臣之名。不一其稱。多

者或至四五。始學者蓋病其紛錯難記。繼元集其同者為一百六十篇。音同者附焉。於左氏抑亦微有所助焉。困學紀聞。劉知幾曰。能言吾祖。郊子見師。不識其先。籍談取誚。鄧名世曰。春秋時善論姓氏者。魯有眾仲。晉有胥臣。見晉語鄭有行人子羽。皆能探討本源。自炎黃而下。如指諸掌。原注。鄭漁仲曰。世本左傳。又武平一。唐人也。問以魯三桓。鄭七穆。春秋族系。無有遺者。時人服其明。春秋平一固熟於春秋矣。此非明春秋之效也。見春秋世族譜焉。使平一不見譜。雖誦春秋如建瓴水。亦莫知古人氏族之始終。

天文五行。卜筮卦變。十日十等。九邱九縣。

文獻通考春秋分記九十卷。印州教授眉山程公說撰以春秋經傳。倣司馬遷書為年表。世譜。歷天

文五行地理禮樂征伐官制諸書。自周魯而下。及

諸小國夷狄。皆彙次之。知新錄天文五行之學。愈

中。春秋時言天者。不過木之分星。合之五行。驗之

日食星孛之類而已。五緯之中。但言歲星。而餘四

星占不之及。何其簡也。而其詳者。往往在於君

卿大夫言語動作威儀之間。及人事之治亂敬怠

故其說也易知。而其驗也不爽。揚子法言曰。史以

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又春秋時鄭裨竈嘗梓慎

最明於天文。昭公十八年夏五月。宋衛陳鄭災。裨

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不從。亦不復火。

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食。梓慎曰。將水。叔孫昭

子曰。旱也。秋八月大雩。是雖二子之精。亦有時而

失之也。又汲冢師春一卷。純集左傳卜筮事。上下次

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似是抄集者

人名也。今此書首敘周及諸國世系。又論分野律

呂為圖。又雜錄謚法卦變。與杜預所言。純集卜筮

者不同。似非當時本書。通志藝文畧。晉史春秋丹

鉛總錄。左傳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注。十日。自甲至

癸。十等。自王至臺。又曰。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

十位。注。日。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為卿。雞鳴為

士。夜半為皂。人定為輿。黃昏為隸。日入為僚。晡時

爲僕。日火爲臺。禹中也。日出也。闕不在第。尊王與公。曠其位也。禮記射義亦曰以賤事貴有十等焉。象天之有十日。自甲至癸也。十等。王也。公也。卿也。士也。皂也。輿也。隸也。僚也。僕也。臺也。君者積尊而爲之也。苟無等差。民得而犯之。書曰。王省惟歲。師尹惟日。卿士惟月。賈誼曰。天子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又十日十等。古有此說。故左傳禮記其見於日中。故日中當王。雞鳴而起。故雞鳴當士。皂主飼馬。以夜半起。故半夜當皂。輿主車。人定則車休。故人定當輿。然其餘又左傳九邱入索。九邱卽九多。不通當缺之可也。

州也。入索卽入澤也。見淮南子。或以入索爲八卦。謬矣。通鑑外紀云。人皇氏依山川土地之勢。財度爲九州。謂之九圍。各居其一而爲之長。人皇居中州以制八輔。此引春秋命歷敘文也。九圍取育草木爲義。卽後世所謂九州也。中州則人皇之都。石鼓文所謂寓逢中圍也。八輔則餘八圍也。圍亦作有。古字省文。書以有九有之師。詩九有有截。又奄有九有。作九圍解之。義尤明暢。左傳謂之九藪。陽紆雲夢之屬。總而言之。九有也。九圍也。九州也。九

藪也。一也有與囿以字相近。藪州以音相近。其實一義耳。又左傳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楚子云云。使改事君。夷於九縣。注楚滅九國以爲縣。願得比之。正義謂是鄧。莒。黃。夔。江。六。蓼。庸。權。申。息。凡十一國。不知何以言九。沈重謂權是小國。庸先屬楚。自外爲九也。皆曲說不通。竊意九爲陽數之極。故書傳凡言九者。皆指其極也。

地名官制列國各殊。車服器用亦宜有圖。

朱竹垞曰春秋非惟義疏序例。大夫之辭。公子之譜。皆宜究圖。而土地之名。補方志之疏舛。尤其要焉。若京相璠之土地名。楊澁鄭樵之譜。張洽之表。外如嚴彭祖之圖。專紀盟會。則圍伐滅取土地之見遺者多矣。羅泌專紀國名。則郡縣之失載者又多矣。然則說春秋者。必兼包乎郡國土地之目。而後可無憾焉。試迹其地名。有見於經者。有見於傳者。有並見於經傳者。顧其文茂以爲昧。紀以爲杞。滑以爲郟。權以爲扞。偃以爲纓。崇以爲柳。鐵以爲栗。以陸渾爲賁。渾以厥。惛爲屈。銀以臯。鼫爲浩。油

以禮祥為侵羊。若是者不可悉數也。邾也。謂之邾。婁貫也。謂之貫澤。訾婁也。謂之叢。安甫也。謂之叢。沙也。謂之沙澤。一邾也。或以為成。或以為盛。一鄆也。或以為犁。或以為麗。一孟也。或以為霍。或以為雋。一號也。或以為郭。或以為鄒。一艾也。或以為鄒。或以為蒿。狸脈謂之狸軫。或又曰蜃也。蚘泉謂之瀆泉。或又曰賁也。鄆邱謂之犀邱。或又曰菑邱。又曰師邱也。其在當時。傳者已滋異同。繁省之不一。而況乎百世之下。壤地之離合。名號之廢置。升降

乃欲通習而考證之。刊落叢謬。不其難哉。讀書記

左傳有三邱輿。

一齊邑。成元年戰於鞏。入自邱輿。鄭地。成三年鄭師禦晉敗諸邱

輿。一魯地。哀十四年。阮氏葬諸邱輿。

二鄆陵。一苜邑。文七年。穆伯如苜。蒞盟及鄆陵。一鄭地。

成十六年。

二械林。

一秦地。襄十四年伐秦。至於械林。一許地。襄十六年。次於械林。戰於鄆陵。

二重邱。

一曹邑。襄十七年。衛孫蒯田於曹。遂飲馬於重邱。一齊地。襄二十五年。同盟於重邱。

二姑蔑。

一魯地。定十二年。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一越地。哀十三年。彌庸見姑蔑之旗。

又地名孟者有五。

有宋之孟。僖二十一年。宋公楚子會於孟。有周之孟。定八年。劉

子伐孟。以定王室。有衛之孟。定十四年。衛太子蒯躄獻孟於齊。而晉則有二孟。昭二十八年。孟丙為

孟大夫。哀四年。齊國夏伐晉。取孟。

又州國有二。一在州國。在城陽淳

于縣。十一年。鄭人與隨絞州蓼。又春秋特列國官

名。若晉之中行。宋之門尹。鄭之馬師。秦之不更。庶

長。皆他國所無。而楚尤多。有莫敖。令尹。司馬。太宰。

少宰。御士。左史。右領。左尹。右尹。連尹。鍼尹。宣公四年。有箴。

尹克黃。哀公十六年。有箴。尹固。疑卽鍼尹。寢尹。工尹。卜尹。芋尹。陳有芋尹。蓋。

益尹。沈尹。清尹。莠尹。囂尹。陵尹。郊尹。樂尹。宮廐尹。

監馬尹。揚豚尹。武城尹。其官名大抵異於他國。宋

褚師而鄭亦有之。昭公一年。子督請以印爲褚師。文獻通考。張唐傑撰春

秋圖。以春秋所載車服器用都城井邑之制。續而

表之。

或引詩書。或稱君子。粗問緒言。經學自起。

丹鉛總錄。凡傳中引古典。必曰書云。詩云者。正也。

左傳中最多。又有變例。如子產答子皮云。子於鄭

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壓焉。此乃引周易棟橈凶

之義。而不明言易。曾穆叔論伯有不敬。曰。濟澤之

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此乃引

有齊季女全詩之義。而不明言詩。蓋一法也。又引

書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據太誓

原文云。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省二十字作八字。而語益矯健。此蓋省字。又一法也。卻至聘楚辭。享云。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所以干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已。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為已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公侯腹心。此先言詩意。而後引詩辭。又一法也。朱子曰。左傳君子曰。最無意思。因舉芟夷蘊崇之一段。是闕上文甚事。左傳是一箇利害之

幾善避就底人。所以其書有貶死節等事。其間議

論有極不是處。如周鄭交質之類。是何議論。容齋隨筆

左傳載鄭莊事。每事必有君子一說。惟詛射穎考叔以為失政刑。此外率稱其善。書周鄭交惡。至以二國為言。是將使上下等威無復有辨。尤為悖理。獨公羊於克段。書曰大鄭伯之惡。為得之。困

學紀聞古也有志。克已復禮。仁也。或謂克已復禮

古人所傳。非出於仲尼。致堂曰。夫子以克已復禮

為仁。非指克已復禮即仁也。胥臣曰。出門如賓。承

事如祭。仁之則也。蓋左氏粗聞闕里緒言。每每引

用。而輒有更易。穆姜於隨舉文言亦此類。又春秋

時卻缺之言九功九歌穆姜之言元亨利貞子服
惠伯之言黃裳元吉叔向之言昊天有成命單穆
公之言旱鹿叔孫穆子之言鹿鳴之三成鱒之言
皇矣之雅閔馬父之言商那之頌左史倚相之言
懿戒觀射父之言重黎白公子張之言說命其有
功於經學在漢儒訓故之先蓋自遲任史佚以來
統緒相承氣脈未嘗絕也又周之大寶鎮河圖大
訓列焉易象在魯三墳
五典在楚周不能有其寶矣然而老聃之禮長宏
之樂文獻猶存及王子朝以典籍奔楚於是觀射
父倚相皆謂古訓以華
其國以得典籍故也

化熊問鼎說可旁通夏五良入屬對亦工。

路史餘論昭七年傳子產云鯀殛羽山其神化爲
黃熊入於羽淵梁武帝謂熊不入水當是能鼈孔
穎達云神化不可以常言若云能鼈何由入寢若
以夢化爲不可常則可至矣以今東海祭鯀廟者
不用鼈與熊白豈化爲二物邪故程晏化黃熊評
謂晉侯之事有五不可而柳子厚非國語謂好事
者之爲之凡有爲也又雜記更謂化爲元魚其大
千尺故鯀之字從玄從魚不
知鯀骸禹父而鯀鯀乃魚名王嘉云舜命禹疏川
道岳遍日月之下惟不踐羽山之地濟巨海則龍

龜爲梁逾峻嶺。則神龍爲負。聖德所感。而神化之
事。互說不同。元魚黃熊四音相亂。蓋疑於此也。王
充亦云。遠極羽山。又化而入羽淵。非人之所得知。
而爲鯀之初。斯未可審。且晉侯之夢。象熊羆之占。
自有所謂。侯疾偶當白衰。故子產因以言之。後遂
以爲信爾。又按瓊語。晉春秋篇云。平公疾。夢朱熊
窺屏。與傳又不侔矣。大抵左氏多誣。劉又自左氏
子元復引之。以爲黃龍入門。益爲昏聽。又有楚子
問鼎輕重之說。且以爲武王克商。遷九鼎
於洛邑。太史公因言武王營洛。周公使召公卜居
之。而洛誥周公之作。當時會不之。及抑亦不知左
氏之說。常切不信。夫楚莊者。春秋之賢君。而輔之
以叔敖。顧非前日之夷蠻頑俗也。如其滅陳。感申
叔時之一言而復之。其入鄭也。則又哀鄭伯之自
卑而許之平。比其勝晉。乃至不喜而懼。則誦武之
詩曰。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爭諸侯。何
以和衆。夫無德而爭諸侯。且猶不肖。况逼周而取
之鼎乎。包茅不入。齊且致伐。而况欲遷周鼎。諸侯
能舍之乎。吾固曰。問鼎之事。左氏之罔。無信可也。
困學紀聞權載之。問左氏云。夏五之闕。艮八之占。
名對也。又李宗衡春秋十賦。屬對之工。如越椒熊
虎之狀。弗殺必滅。若敖伯豺狼之聲。非是莫喪。

羊舌王子爭囚。而州犁上下。偪與合要。而范宣左
右。魯昭之馬將爲櫝。衛懿之鶴有乘軒。于奚辭邑。
而衛人假之器。晉侯請隧。而襄王與之田。星已一
終。魯君之歲。亥有二首。絳老之年。作楚宮。見襄公
之欲楚。效夷言。知衛侯之死。夷雞憚犧。而斷其尾。
象有齒。而焚其身。虞不臘矣。吳其沼乎。好魯以弓。
請謹守寶。賜鄭以金。盟無鑄兵。蛇出泉臺。聲姜薨。
烏鳴亳社。伯姬卒。此其後也。其後也。其後也。其後也。
戰國後事。漢儒增加。不必盡信。慮有浮誇。

困學紀聞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其田氏篡齊之後

之言乎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其三卿分晉之後之

言乎其處者爲劉氏其漢儒欲立左氏者所附益

乎。何云以處者爲劉氏爲後儒所附益者孔氏正義已劇論之若使爲劉歆輩附益則班固去歆

不遠昔著之高祖紀乎。皆非左氏之舊也讀書記昔人所言

與亡禍福者故不必盡驗左氏但記其信而有徵

者爾而亦不盡信也三良殉死君子是以知秦之

不復東征至於孝公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其後

始皇遂并天下季札聞齊風以爲國未可量乃不

久而篡於陳氏。聞鄭風以爲其先亡乎。而鄭至三家分晉之後始滅於韓。渾罕言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而滕滅於宋王偃。在諸姬爲最後。僖三十一年狄圍衛。衛遷於帝邱。十日三百年。而衛至秦二世元年始廢。歷四百二十一年。是左氏所記之言亦不盡信也。薛方山曰。宋儒因韓子謂左氏浮譏。柳子又謂其說多滯。遂謂魯論所載邱明。其傳春秋者。於是析一人而二之。至論其所謂浮滯。乃石言於晉。神降於蔡。之類。不知有常必有怪。亦陰陽之義也。且事有傳疑。春秋所許。以是爲浮滯。而并疑夫子之所稱過矣。何子元巡撫雲南時。有石言於復。何禱於神。鱗飛石裂。滇人至今能言之焉。可誣也。

杜注紕繆固非一端。讒鼎朝覲服注可觀。知新錄隱五年。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按子元疑卽厲公之字。昭十一年。申無字之言曰。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杜以爲別是一人。厲公因之以殺曼伯而取櫟。非也。蓋莊公在時。

卽以櫟爲子元之邑。如重耳之蒲。夷吾之屈。故厲公於出奔之後。取之特易。而曼伯則爲昭公守櫟者也。九年。公子突請爲三覆以敗戎。桓五年。子元請爲二拒以敗王師。固卽厲公一人。而或稱各。或稱字耳。合三事觀之。可以知厲公之才畧。而又資之以巖邑。能無篡國乎。又桓二年。孔父嘉爲司馬。杜氏以孔父名而嘉字非也。孔父字而嘉其名。按家語本姓篇曰。宋濬公熙生弗父何。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其後以

孔爲氏。然則神尼氏。孔正以王父之字。而楚成嘉。鄭公子嘉。皆字子孔。亦其證也。又莊十四年。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解莊公子。傳惟見四人。子忽。子亶。子儀。並死。獨厲公在。八人名字。記傳無聞。按猶有八人者。除此四人之外。尚有八人見在也。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傳稱其字曰子人。亦其一也。又僖五年。太伯不從。不從者。謂太伯不在太王之側爾。史記述此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以亡去爲不從。其義甚明。杜氏

誤以不從父命為解而後儒遂傳合魯頌之文謂
太王有翦商之志。太伯不從非也。按知新錄駁杜
注凡數十條今

擇其最切者載之。困學紀聞讒鼎之銘。服氏注疾讒之鼎

明堂位所云崇鼎是也。一云讒地名。禹鑄九鼎於

甘讒之地。故曰讒鼎。正義謂一說無據。愚考韓子

說林曰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贖往。齊人曰。贖也。

魯人曰。真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新序

呂氏春秋皆曰岑鼎。一字音相近。然則讒鼎魯鼎

也。明堂位魯有崇鼎。服注不為無據。又西陸朝覲

服氏謂春分奎晨見東方。杜氏謂三月

朝見。鄭氏謂四月昴朝見。爾雅西陸昴也。劉炫

云鄭為近之。又師曠驟歌北風。又歌南風。服氏注
北風無射。夾鍾以北。南風姑洗。南呂

以南。律是候氣
之管。氣則風也。

又有外傳。號曰國語。五家並注。柳州齟齬。

宋庠國語序。按班固藝文志。春秋家有國語。注左

邱明著。至漢司馬子長撰史記。遂據國語。世本戰

國策。以成其書。當漢出。左傳秘而未行。又不立於

學官。故此書亦弗顯。唯上賢達識之士。好而尊之。

俗儒弗識也。逮東漢左傳漸布。名儒始悟。向來公
穀。虜近之說。而多歸左氏。及杜元凱。研精訓詁。木
鐸天下。古今真謬之學。一旦冰釋。雖國語亦從而
大行。蓋其書並出邱明。自魏晉以後。書錄所題。皆
曰春秋外傳國語。是則左傳爲內國語。爲外。二書
相副。以成大業。凡詳於內者。略於外。備於外者。簡
於內。先儒孔晁亦以爲然。自鄭衆。賈逵。王肅。虞翻。
唐固。韋昭之徒。並治其章句。申之注釋。爲六經流
亞。非復諸子之倫。自餘名儒碩士。好是學者。不可

勝紀。歷世離亂。經籍亡逸。今此書唯韋氏所解。傳
於世。諸家章句。遂無存者。然觀韋氏所敘。以鄭衆。
賈逵。虞翻。唐固。爲主。而增損之。故其注備而有體。
可謂一家之名學。唯唐文人柳子厚。作非國語二
篇。攬摭左氏意外微細。以爲詆訾。然未足掩其鴻

美。左篇今完。然與經籍並行無損也。李巽巖曰。邱
明將傳春秋。乃先采集列國之史。國別爲語。旋獵其英華。作春
秋傳。而先所采集之語。草藁具存。時人共傳習之。
號曰國語。殆非邱明本志也。故其辭多枝葉。不若
內傳之簡直峻健。甚者駁雜不類。如出它手。蓋由
當時列國之史。材有厚薄。學有淺深。故不能醇一
耳。不然。邱明特爲此重複之書。何耶。先儒或謂春

秋傳先成國語繼作誤矣惟本朝司馬溫公父子能識之晁氏曰陸淳謂國語與左傳文體不倫定非一人所為蓋未必然范甯曰左氏富而豔韓愈云左氏浮夸今觀此書信乎其富豔且浮夸矣非左氏而誰柳宗元稱越語尤奇文獻通考吳韋昭峻豈特越哉自楚以下類如此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一卷參引鄭眾賈逵虞翻唐固凡五家為注自所發正者三百十事又柳宗元撰非國語一卷序云左氏國語其文深閎傑異而其說多誣濫懼學者溺其文采而淪於是非本諸理作非國語困學紀聞江端禮嘗病柳子厚作非國語乃作非非國語東坡見之日久有意為此書不謂君先之也然子厚非國語而其文多以國語為法

若戰國策世本紀年六家一體流別相沿

劉向戰國策序此書本號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向以為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其事繼

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

洪邁曰劉向敘戰國策言其書錯亂相揉莒本字多脫誤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如此類者多余按今傳於世者大抵不可讀其韓非子新序說苑韓詩外傳高士傳史記索隱太平御覽北堂書抄藝文類聚諸書所引用者多今本所無向博極羣書但擇焉不精不止於文字脫誤而已惟太史公史記所採之事九十有二則明白光艷悉可稽考視向為有間矣晁以道曰向核定三十三篇東西周

各一。秦五齊六。楚趙魏各四。韓燕各三。宋衛中山各一。崇文總目多缺。至宋會鞏校書。訪之士大夫家。其書始復完。漢高誘注。今止十篇。朱子曰。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加國語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是也。然有英偉氣。非衰世治國之文。史記索之比也。楚漢間文字。真是奇偉。豈易及也。隱按劉向云。世本古史官明於古事者之所記也。錄黃帝以來帝王諸侯及卿大夫系謚各號。凡十五篇。隋經籍志。竹書紀年。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起自夏殷周三代王事。無諸侯國別。唯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謂之今王。蓋魏國之史記也。其著書皆編年相次。文意但以春秋經諸所記事。多與春秋左氏扶同。學者因之。以為春秋則古史記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體。今依其世代編而敘之。以見作者之別。謂之古史文獻通考。班孟堅藝文志。劉歆七略。無史類。以世本以下諸書附於六藝略。春秋之後。蓋春秋即古史。而春秋之後。惟秦漢之事。編帙不多。故不必特立史部。後來傳代既久。史言漸多。而述作之體亦不一。

隋志史之類。已有十三門。唐以後之志皆因之。然

漢志所錄世本以下九書。隋志則以太史公書入

正史門。戰國策楚漢春秋入雜史門。國學紀聞劉道原曰。歷代

國史其流出於春秋。劉歆敘七略。王儉撰七志。史記以下皆附春秋。荀勗分四部。史記舊事入丙部。

阮孝緒七錄。記傳錄。記史傳。由是經與史分。考古類編。唐劉知幾作史

通謂流別有六。曰尚書家。後有漢尚書。隋尚書不一。春秋家。後

晉乘楚檣。左傳家。如荀悅漢國語家。如戰國策春秋後語之類。

史記家。如梁武通史。元漢書家。如後漢書。以下皆倣之。今約

而論之。不出二體。一曰紀傳體。一曰編年體。紀傳

昉於尚書。而司馬遷實始總齊之。創為史記。今所

稱二十一史皆是也。史記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

書周書隋書南史北史新舊唐書五代史。宋史遼史金史元史凡二十一種。編年昉於

春秋。而左邱明實作傳以記其事。後代若荀悅漢

紀因之。今所稱通鑑綱目皆是也。資治通鑑為宋司馬光撰。宋則

李燾陳經續。元則劉剡續之。其前編則金履祥所撰也。綱目又因通鑑而作。為朱子之筆。宋元則商

輅所續。俱是編年之類。

龍門史記。紫陽綱目。更紹麟經。非與傳續。

裴駟序班固言曰。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

十三經分案卷十七
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天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撫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牴牾亦其所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已勤矣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貴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然自劉向楊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未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邇以爲固之所言世

稱其當雖時有紕繆實勒成一家總其大較信命世之宏才也文獻通考史記一百三十卷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續其父談書創爲義例起黃帝迄武獲麟之歲撰成十二紀以序帝王十年表以貫歲月八書以紀政事三十世家以敘公侯七十列傳以志士庶上下三千餘載凡爲五十二萬六千五百言遷沒後缺景武紀禮樂律書三王世家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龜策傳斬劓列傳等十篇元成間褚少孫追補及益以武帝後事辭旨淺鄙

不及遷書遠甚。考古類編通鑑綱目。宋朱熹撰。熹
爲此書。以法春秋之義。大書者爲綱。分注者爲目。
綱如經。目如傳。其自序曰。溫公通鑑既成。又撮其
精要之語。別爲目錄三十卷。并上之。晚病。本書太
詳。目錄太簡。更著舉要歷八十卷。以適厥中。紹興
中。胡文定因公遺稿。修成舉要補遺若干卷。則其
文愈約而事愈備矣。今輒與同志因兩公四書。別
爲義例。增損彙括。以就此篇。蓋表歲以首年。而因
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使夫歲月
之久近。國統之離合。辭事之詳略。議論之同異。通
貫曉析。如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鑑綱目。云。按朱氏
此書。雖與溫公相表裏。頗多所救正。如繫正統於
昭烈。存中宗之紀年。予奪褒貶。扶明聖教。獲麟絕
筆以來。可與言史者庶幾是已。然了凡袁氏謂綱
日本出同志纂集。不無牴牾。至唐肅宗朝。直脫二
年之事。又自唐武德八年。至於天祐之季。甲子多
差。蓋其書雖脫稿。而未及修補。亦若詩傳有新舊
說之未折衷者也。其綱之不合凡例者。雖得徐昭

文為之考證。而目中當刪緝者尤多。要是大醇小

疵耳。按鄭夾際論史記云。六經之後。惟有此作。故謂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五百歲而在

斯乎。是其所以自待者已不淺。而陽節潘氏亦謂綱目繼獲麟而作。故以二書直紹麟經焉。

對藝文志論詩書孔子熟谷。復得傳人。又求于味

編藝文志。孔子二十篇。曾子孫。門人。及弟子。八篇。

論語。凡二十篇。曾子孫。門人。及弟子。八篇。

論語。凡二十篇。曾子孫。門人。及弟子。八篇。

論語。凡二十篇。曾子孫。門人。及弟子。八篇。

十三經策案卷十七終

十三經策案卷第十八

金谿王謨仁圃彙輯

受南昌喻祥麟文昭編次

論語

論語纂輯。凡二十篇。曾子有子。門人成焉。

漢藝文志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

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

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師古曰。纂

與撰古論語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如淳曰。分堯曰篇後子張問何

如可以從政已下齊二十二篇如淳曰多問王

為篇名曰從政。二十篇傳十九篇師古曰解釋困學紀聞或問論

語首篇之次章即述有子之言而有子曾子獨以子稱何也曰程子謂此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也曰柳子謂孔子之沒諸弟子以有子為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常有師之號是以稱子其說非歟曰非也此太史公采雜說之謬宋子京蘇子由辨之矣孟子謂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

之朱子云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豈謂貌之似哉曰有子不列於四科其人品何如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此孟子之言也蓋在言語之科宰我子貢之流亞也曰有子之言可得聞與曰盍徹之對出類拔萃之語見於論孟而論語首篇所載凡三章曰孝弟曰禮曰信恭尤其精要之言也其論晏子焉知禮則檀弓述之矣荀子云有子惡卧而焯掌可以見其苦學曰朱子謂有子厚重

和易其然與曰吳伐魯微虎欲宵攻王舍有若與焉可謂勇於為義矣非特厚重和易而已也曰有子曾子並稱然斯道之傳唯曾子得之子思孟子之學曾子之學也而有子之學無傳焉何歟曰曾子守約而力行有子知之而已智足以知聖人而未能力行也家語稱其彊識好古道其視以魯得之者有間矣曰學者學有子可乎曰孝弟務本此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聖人之學莫先焉未能服行斯言而欲凌高厲空造一貫忠恕之域吾見其

目大而無得也學曾子者當自有子孝弟之言始曰檀弓記有子之言皆可信乎曰王無咎嘗辨之矣若語子游欲去喪之踊孺子贖之喪哀公欲設撥以問若若對以為可皆非也唯論語所載為是又致堂胡氏曰檀弓曾子門人其文與中庸之文有似論語子思檀弓皆纂修論語之人也闕云按康成謂撰定論語者仲弓游夏等非檀弓

原閔之徒亦時辨質嘉言善行並取切實

一集註先進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疑閔氏門人所記憲問篇疑原思所記四書聚考論語所記孔子與人問答比及門弟子皆

斥其名未有稱字者雖顏冉高弟亦曰回雍至閔子獨云子騫終此書無指名然則謂論語出於會子有子之門人又安知不出於閔氏之門人耶觀所言閔子侍側之辭與冉有子貢子路不同亦可見矣按冉求亦稱冉子豈因其門人所記而失之不革歟尹氏曰是書乃集記孔子嘉言善行王肅家語序家語論語並時弟子取其正實語切事者別出為論語按集註學而為書首篇所記多務本之意八佾篇皆論禮樂之事公治長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述而篇多記聖人謙已誨人之辭鄉黨篇詳記夫子平日一動一靜先進篇多詳弟子賢否微子篇多記聖賢出處子張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子貢次之

大端有三學政禮樂要在知仁言心亦畧。

文獻通考陳龍川曰孔氏遺言集而為論語其一

多論學其二多論政其三多論禮樂按釋文學而

首者明人必須學也先學而後從政故為政次學而也而胡氏亦謂八佾篇論禮樂與為政篇未相接大抵記聖人之言多以其類而卷帙之分特以竹簡之編既盡而止其篇目則聊舉其首二字以為之程子曰論語要在知仁孔子說仁處最宜玩

味或曰孔子說仁處最多尤的當是何語曰皆的

當但其門人所至有不同故其答之亦異或問仁者五常之首而貫四端故仁之為義偏言之則曰愛之理孝弟為仁之本是也專言之則曰心之德

所謂巧言令色鮮矣仁是也其實愛之理所以為
心之德是以聖門之學必以求仁為要而語其所
以行之者則必以孝弟為先論其所以賊之者則
必以巧言令色為甚記語者所以列二章於首章
之次欲學者知仁為急而識其所當務與其所可
戒也策畧竟已復禮為仁主敬行恕為仁專言之
仁也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所以存此心也仁之
體也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所以行此愛也仁之
用也剛毅木訥仁之資質也寬裕溫柔仁之體段
也以仁之德言之如克伐怨欲不行之為仁仁貴
於人欲之淨盡也恭寬信敏惠之為仁仁貴於天
理之流行也巧令非仁宏毅為仁仁者不憂仁而

不佞以至顏子三月不違之仁是皆以仁之德言
之也以仁之事而言之如伯夷之清為仁交子之
清非仁比干之忠為仁而子文之忠非仁不拂乎
愛之理能全乎心之德以至管仲九合諸侯之仁
是皆以仁之事言之也有子言仁是以偏言者故
集註先言愛之理以見愛發於德之所以具孟子
言仁是以專言者故集註先言心讀書記論語一
之德以見德具於愛之所未發
書言心者三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曰回也
其心三月不違仁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乃操則
存舍則亡之訓門人未之記而獨見於孟子夫未
學聖人之操心而驟語夫從心此即所謂飽食終
日無所用心而且晝之所為有特亡之者矣

忠恕卽道表裏中庸性近習遠與孟子通。
程子曰以已及物仁也推已及物恕也違道不遠
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
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
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或問諸家說論
語者多引此章以明一以貫之之義說此章者又
引論語以釋違道不遠之意一矛一盾終不相謀
而牽合不置學者蓋深病之及深考乎程子之言
有所謂動以天者然後知二者之爲忠恕其迹雖

同而所以爲忠恕者其心實異非其知德之深知
言之至其孰能判然如此而無疑哉然盡已推已
乃忠恕之所以名而正爲此章違道不遠之事若
動以天而一以貫之則不待盡已而至誠者自無
息不待推已而萬物已各得其所矣曾子之言蓋
指其不可名之妙而借其可名之粗以明之學者
默識於意言之表則亦足以互相發明而不害其
爲同也黃氏曰抄性者此理素具於心人得之於
天以生者也自一陰一陽之謂道而繼之者善以

賦予於萬物。人爲萬物之靈。其性之所自來。固無有不善。而旣屬於人。則不能以盡同。故夫子一言以蔽之曰。性相近也。至孟子當人欲橫流之時。特推其所本。然者以曉當世。故專以性善爲說。自此言性者紛紛矣。至本朝而始精。以善者爲天地之性。以不能盡善者爲氣質之性。始足以完孟子性善之說。乃因此陰陋吾夫子之說。而不敢明言其非。不知夫子言性相近。惟指其實然者。故他日言中人以上。中人以下。生而知。學而知。人品節節不同。皆與相近之言無異。孟子專言性善。惟推其本然者。故他日言二之中。四之下。性之及之。先覺後覺。人品亦各各不同。終歸於夫子相近之說。學者亦學夫子而已矣。夫子言性只此一語。何今世學者言性之多也。

顏子好學。參賜一貫。四科十哲。猶非定斷。

困學紀聞。孔門獨顏子爲好學。所問曰爲仁。曰爲邦。成已成物。體用本末備矣。又孔門受道。唯顏曾

子貢。原注太史公稱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伯越是以戰國說客視子貢也。又列子貨

殖傳以論語一言而斷其終身可乎子貢聞一貫之傳與曾子同貨殖何足以疏之按集註亦謂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焉程子曰則顏會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進而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白居會參不列四科者非為德行才業不及諸人也蓋係于一時之事耳孝經云仲尼居曾子侍此言仲尼閒居之時曾參則多侍從曾參至孝不忍一日離其親及仲尼旅遊歷聘自衛反魯之時曾參或歸養於家不從門人之列掄擬之際偶獨見遺由此明之非曾參德行才業不及諸人也所以不列四科者蓋時之闕耳

四勿先視四教先交始終詩禮雅言道分

困學紀聞四勿九思皆以視為先見弓以為蛇見寢石以為伏虎視泊其心也閔周者黍稷不分念親者莠蒿莫辨心惑其視也吳筠心目論以動神者心亂心者目陰符經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蔡季通釋其義曰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西方論六根六識必先曰眼曰色均是意也又四教以文為先自博而約四科以文為後自本而未又孔庭之教曰詩禮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朱子語類古之為儒者

只是習詩書禮樂言執禮則樂在其中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只這詩書大而天道之精微細而人事之曲折無不在其中禮則節文法度聖人教人亦只是許多事馮厚齋曰易道精微春秋紀變樂在有司故非所常言也

雅頌執禮說以石林竊比老彭龜山是尋

困學紀聞石林解執禮云猶執射執御之執記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蓋古者謂持禮書以治人者皆曰執周官大史大祭祀宿之日讀禮書祭之日

執書以次位常凡射事執其禮事此禮之見於書

者也輔慶源曰詩書惟假誦讀禮則全在人執守而行之故禮獨言執解雅頌各

得其所云季札觀魯樂以小雅爲周德之衰大雅爲文王之德小雅皆變雅大雅皆正雅楚莊王言武王克商作頌以時邁爲首而武次之賚爲第二桓爲第六以所作爲先後者詩未刪之序也論政事大小頌以所作爲先後者詩未刪之序也論政事之廢興而以所陳者爲大小推功德之形容而以所告者爲先後者刪詩之序也其說可以補注義

之遺又老彭鄭注云老聃彭祖何云老聃之生在彭祖之後不應反

居其上故朱子定從包咸之說龜山曰老氏以自然為宗謂之不

作可也朱文公曰以曾子問言禮證之述而不作

信而好古皆可見蓋聃周之史官掌國之典籍三

皇五帝之書故能述古事而信好之如五千言或

古有是語而傳之列子引黃帝書即谷神不死章

也聃雖知禮謂行之反以多事故欲滅絕之禮運

謀用是作兵由此起亦有此意致堂曰仲尼問禮

或以證舊聞或以絕滅禮學之故振而作之使於

問答之際有啟發非以為師也

馬注得失三綱三科知動仁靜孔注不磨

困學紀聞馬融注論語云所因謂三綱五常大學

衍義謂三綱之說始見於白虎通愚按谷永傳云

勤三綱之嚴太元永次五云三綱得于中極天永

厥福其說尚矣禮記正義引禮緯含文嘉有三綱

之言然緯書亦起於西漢之末又為力不同科馬

融解云力役有上中下三科原注五峯謂此說是

皮句當又仁者靜孔安國云無欲故靜原注與太

何云周子蓋用其語爾其云日進故動亦各理也

八佾八士並存兩說服鄭為優馬杜為拙

集註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

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困學紀聞衆仲

對羽數服杜之說不同服虔云天子八人至士二

八則每佾八人杜預云天子六十四人至士四人

則人數如其佾數宋太常傅隆以杜注為非謂八

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人為列降殺以兩減

其二列爾預以為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

豈復成樂劉原父謂士無舞犧牲少牢皆士禮無

用樂舞又周有八士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

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邢疏鄭

元以為成王時劉向馬融皆以為宣王時困學紀聞周有

八士包氏注云四乳生八子其說本董仲舒春秋

繁露周書武寤篇尹氏八士注云武王賢臣晉語

文王詢八虞賈逵云周八士皆在虞官以仲舒與

周之言攷之當在文武時四書聚考汲冢周書克

殷解云乃命南宮适振鹿臺之粟南宮伯達與史

佚遷九鼎蓋南宮伯達即仲達南宮适即伯适也

又宣和博古圖云武王時有南宮仲蓋即仲突仲忽也是八士者皆南宮氏也

夏瑚商璉註疏原誤晝寢泝沂筆解須附

四書聚考按如明堂位所云夏后氏四璉殷六瑚

則夏器各璉殷器各瑚而包咸鄭元等說論語賈

服杜等註左傳皆云夏瑚殷璉或别有所據或相

論語十一

從而誤也

按集註亦仍其誤又說文作論語筆解

書寢當為晝字之誤宰予四科十哲安得有晝寢

之責乎假或偃息亦未深誅又浴乎沂當為浴字

之誤周三月夏之正月安有浴之理哉

困學紀聞王充云浴

乎沂涉沂水也風乎舞雩風歌也仲長統云諷于舞雩之下愚謂以風為諷則與詠而歸一意當從

舊說

問社為玉擇處為宅放言不舍古今異釋

困學紀聞春秋正義云哀公問王於宰我按古論

語及孔鄭皆以為社主張包周等益為廟主今本

作問社集解用孔氏說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

宜之木亦不言社主然正義必有據又張衡思元

賦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迹其焉追注引論語里

仁為美宅不處仁焉得知里宅皆居也石林云以

擇為宅則里猶宅也蓋古文云然今以宅為擇而

謂里為所居乃鄭氏訓解而何晏從之當以古文

為正致堂云里居也居仁如里安仁者也又虞仲

夷逸隱居放言包氏注放置也不復言世務介之

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中庸曰其默

足以容。古注亦有味。又不舍晝夜釋文。舍音捨。集註亦云上聲。而楚辭辨證云。洪引顏師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義。論語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或音捨者。非是。辨證乃朱子晚歲之書。當從之。按註疏釋文。古注多有可采者。如譙周云。悅深而樂淺。一云。自內曰悅。自外曰樂。鄭云。道之以德。謂智仁聖義中和。翁如變動貌。皦如清別貌。繹如條達貌。何晏云。天道元亨。日新之道。孔安國云。兩端終始。云。聞斯行之。謂之。事皆可與集註相發明。其必不可從者。則如鄭以事君數為數已功勞。以子貢方人為謗。謂言人過惡。卓爾為絕望之辭。孔以不至于穀。訓穀善也。色以先進為仕也。皆有傷義理。紀聞未盡辨析。故附著之。

三歸反坫。並屬宮室。緇純紺緞。服色非一。

黃氏日抄集註云。三歸臺名。事見說苑。而或問載舊說。婦人謂嫁曰歸。三歸云者。一娶三姓而備九女。如諸侯之制也。愚按說苑謂管氏避得民而作三歸。殆於蕭何田宅自汙之類。想大為之臺。故言非儉。而臺以處三歸之婦人。故以為名。歟。又鄭註謂坫在兩楹之間。反爵其上。按今世釋奠反爵。乃以四方板而圓坎其中。或云。此反坫之餘制。然坫字從土。而云在兩楹間。豈常設之者歟。按郊特牲。

臺門而旅樹反坫。雜記旅樹而反坫。鄭氏亦以樹
爲屏。以反坫爲反爵之地。然內則載閣食之制云
士於坫。明堂位載朝會之制云。反坫出尊。崇坫康
圭。士虞禮載其書之制云。饌於西坫上。是則累土
而爲之者皆可以名坫。而坫亦有高卑東西之不同。
非必反爵之處也。如臺門而旅樹反坫。當是立反
坫於臺門之內。如今行在所之騏驥院。牛羊司。與
凡營壘。多於臺門內立土牆之類。與鄭氏之釋反
坫。皆本論語。其指坫爲反爵。皆本好之一字。意兩

君之好爲飲酒。故云耳。然以坫之反爲爵之反。似
異於經文。又按汲冢周書云。乃立五宮。城有四阿。
反坫。註云。反坫。外向室也。則反坫。又非反爵之地。
反主坫言。非主爵言也。反殆向外之名。坫殆別設
大門屏之名。豈兩君之好。必欲容其儀衛之衆。而
爲此外向之室歟。世遠不可知。若據郊特牲。以反
坫與臺門相聯。汲冢書。以反坫與四阿相聯。則論
語以反坫與樹塞門相聯。恐終爲宮室。階後之事。
困學紀聞。麻冕禮也。今也純儉。鄭注。純。黑繒也。側

基反而釋文以鄭爲下音。今讀者從上音如字非也。按儀禮疏古緇紵二字並行。緇布之緇本字不誤。紵帛之紵多誤爲純。周禮純帛注純實緇字。古緇以才爲聲。又君子不以紺緇飾。孔氏注一入曰緇。石林云考工記三人爲纁。五人爲緇。七入爲緇。緇在纁緇之間。爾雅一入爲纁。禮練衣黃裏纁緣。練冠麻衣纁緣。蓋孔氏誤以緇爲纁。則緇不可爲。近喪服集註謂緇絳色。以緇練服亦用。孔注原注正義。日一入爲緇。未知出何書。又云三年練以緇飾衣。似續緇爲纁。當以石林之說爲正。

束脩非脯。木鐸爲鈴。觚非木簡。匏瓜爲星。

孫奕示兒編觀鄭元注論語謂年十五以上也。後漢杜詩薦伏湛曰自行束脩訖無毀玷。注云謂年十五以上。然以經意詳之初非此意。聖人設教雖互鄉闕黨童子所不拒。長少何擇焉。惟延篤傳吾自行束脩以來爲人臣不陷於不忠。爲人子不陷於不孝。注云謂束帶脩飾。此說稍通。然以脩爲脩飾則是以束爲束帶則非。不若以檢束脩飾爲正。如鄭均傳曰均束脩安貧。太守劉般束脩至行皆

同一意方性夫解禮記束脩之問以為與論語名
同而實異其說謂約治其身則無不誨之真得所
謂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之意吳會漫錄前輩嘗以束脩為束脯

按後漢馬援杜詩延篤傳註皆謂年十五束帶脩飾之意乃知以束脩為束脯者非是野客叢書觀鹽鐵論桑宏羊曰臣結髮束脩得宿齋此漢人以束脩為束帶脩飾在馬援諸人之先已然矣然北史劉焯不行束脩未嘗有所教誨此類考鐸有金即程門諸先生之說也二說皆通

鐸木鐸其體皆以金為之而舌有金木之異金舌謂之金鐸木舌謂之木鐸邢昺謂木鐸金鈴木舌而朱子則謂金口木舌者蓋鐸音出於口說文云

鐸大鈴也是鐸乃鈴之別名木鐸乃金口木舌之鈴也釋名云鐸度也號令之限度也鄭元云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故金鐸惟司馬行軍執之而木鐸之用最廣禮記檀弓云執木鐸以徇於宮明堂位云振木鐸於朝月令云仲春奮木鐸以令兆民尚書胤征云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於路周禮小宰云正歲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小司徒云正歲觀象之法徇以木鐸小司寇云正歲觀刑象令以木鐸官正云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司烜云中

春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鄉師云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於市朝。士師云掌國五禁之法。皆以木鐸。狗之於朝。夫檀弓之木鐸。狗於宮。所以示耐禮也。明堂位之木鐸。振於朝。所以示禘禮也。月令之仲春。奮木鐸。所以儆婚禮也。禮記云。適人宣命之官。所以敷治教者也。周禮之小宰。官正。治官之屬也。小司徒。鄉師。教官之屬也。小司寇。士師。司烜。刑官之屬也。刑以弼教。教以明禮。禮以出治。此之謂文事也。故皆用木鐸焉。然則樂舞有金鐸。木

鐸者。亦以象文武而已。馬端臨云。木鐸。振文事。在帝王天子。則行而爲政。在元聖素王。則言而爲教。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豈非言而爲教者。與。丹鉛總錄。古者獻以爵而酬以觚。說文所謂鄉飲酒之爵也。博古圖載其制云。觚口容一爵。足容二爵。韓詩外傳。所謂三升曰觚是也。腹之四稜。削之可以爲圓。故史記云。破觚而爲圓也。足之四稜。漢宮鳳闕。效之以爲角。文選云。上觚稜而樓金雀也。下爲四象。禮所謂象觚也。此所云觚。皆酒器也。後世以木

簡謂之觚。急就竊所謂急就竒觚與衆異陸士衡
文賦云。或操觚而率爾是也。孔子所歎之觚。則酒
器而非木簡也。何以知其然。以觚爲簡。起于秦漢
以後。孔子未嘗見之也。又以勢言之。酒觚可削而
圓。木簡不可削而圓也。然則孔子何以歎也。曰。古
人制器必尚象。以一觚言之。上圓象天。下方象地。
且又取其置頓之安穩焉。春秋之世。蓋已有破觚
爲圓者矣。徒取其利于工之易鑄。而不知失其象
便於人之易持。而不計其頓之危也。孔子于獻酬

之際。見而歎之。其事雖小。而此變古制。不師先王
已有秦人開阡陌。廢井田。焚詩書。尚法律之漸矣。
與春秋大復古而譏變法。同一旨歟。黃氏曰。抄謄
抑之天文圖。有匏瓜星。其下註云。論語繫而不食。
正指星而言。蓋星有匏瓜之名。徒繫於天而不可
食。正與維南有箕。不可簸揚。維北有斗。不可挹酒
漿。同義。丹鉛總錄言匏苦而人不食之。非謂匏不能
能飲食也。植物之實。何物能飲食哉。左傳
曰。匏不才於人。共濟而已。正與
孔子之言。及詩匏有苦葉相合。
禹稷躬稼。夷齊首陽。泰伯三讓。桓公一匡。

丹鉛總錄論語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孟子云禹稷三過門而不入。或疑禹未嘗躬稼。稷未嘗三過門。不入是不然。皆紀實也。書云禹曰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蓋禹為司空。稷為田正。益為虞。土田山澤鳥獸魚鼈其所掌也。是三人均主水土治水之役。所當偕行。孟子云益掌火。烈山澤而焚之。是益偕行之證也。山海經廣都之野。有后稷之迹。是稷偕行之證也。而尚書之暨益稷。尤為明證。禹過門不入。稷豈獨入乎。稷躬稼。而禹以非田正坐視乎。三人同受舜命。必同寅協恭。豈如後世避侵官離局之嫌乎。困學紀聞論語疏。按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諡。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諡也。少陽篇未詳何書。原註夷齊父名初。字子朝。胡明仲曰。少陽篇以夷齊為伯叔之諡。彼已去國。隱居終身。尚誰為之節惠哉。蓋如伯達。仲忽。亦名而已矣。又史記正義。首陽山有五顏師古注。漢書云伯

稷。蓋禹為司空。稷為田正。益為虞。土田山澤鳥獸魚鼈其所掌也。是三人均主水土治水之役。所當偕行。孟子云益掌火。烈山澤而焚之。是益偕行之證也。山海經廣都之野。有后稷之迹。是稷偕行之證也。而尚書之暨益稷。尤為明證。禹過門不入。稷豈獨入乎。稷躬稼。而禹以非田正坐視乎。三人同受舜命。必同寅協恭。豈如後世避侵官離局之嫌乎。困學紀聞論語疏。按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諡。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諡也。少陽篇未詳何書。原註夷齊父名初。字子朝。胡明仲曰。少陽篇以夷齊為伯叔之諡。彼已去國。隱居終身。尚誰為之節惠哉。蓋如伯達。仲忽。亦名而已矣。又史記正義。首陽山有五顏師古注。漢書云伯

夷歌登彼西山。當以隴西爲是。石曼卿詩曰：恥生
湯武于文日。寧死唐虞揖遜區。謂首陽在河東蒲
坂。乃舜都也。余嘗攷之。曾子書。以爲夷齊死於濟
澮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又云：二子居河濟之間
則曼卿謂首陽在蒲。爲得其實。路史餘論：夷齊冢
陽山之南。馬融顏師古之說同。而高誘乃以爲洛
東北。去二十里之首陽山。杜預阮籍之徒。咸以爲
然。更謂二子餓死在是。卽今二山皆有夷齊冢廟。
九域志：兩從之。戴延之竊以爲疑。按夷齊之蹤。當
在河東。首山者。雷首也。是爲中條。一曰薄山。一山
九名。卽黃山也。據河南鄆郡境界簿云：城東北十里
首陽山。上有首陽祠。夷齊所居。而黃太史猶以或
者指武師度孟津。二子叩馬而諫。當以洛陽爲是。

夫首山之各。所在固不一。曹大家云：在隴西。而今
隴西有地曰首陽。東有烏鼠山。謂之首陽。而許叔
重言首陽則正在遼西。今遼之和平順東。實有山曰
首陽。俱有祠廟。其在兵郡亦有首山。豈得偏爲據
邪。而黃子且以爲無餓死事。伊川程氏則謂止是
不食其祿。非餓不食。聖言曷日。而衆言猶不一。惜
哉。或問於三讓。姑舉禮辭固辭。終辭。而不敢質其
說。蓋三辭乃飲食賜予之事故。晦菴不敢確言。以
爲三讓天下之說。或又疑秦伯父死不赴。傷毀髮
膚。皆非賢者之事。晦菴辨以太王之欲立賢于聖
孫。爲其道足以濟天下。而非有憎愛之間。利欲之
私也。是以泰伯去之而不爲狷。王季受之而不爲

貪父死不赴傷毀髮膚而不為不孝使泰伯而有以深自絕焉則亦何以必致國於王季而安其位哉愚按王充論衡謂泰伯知太王欲立王季入吳采藥斷髮文身以隨吳俗太王薨泰伯還王季再讓泰伯不聽三讓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以為宗廟社稷主王季始知其不可而受之此其所載頗詳且與夫子三以天下讓之說合可以破或者之言

讀書記皇矣之詩曰帝作邦作對自

太伯王季則泰伯之時周日以疆大矣乃託之采藥往而不反當其時以國讓也而自後日言之則

以天下讓也當其時讓王季也而自後日言之則讓於文王武王也有天下者在三世之後而讓之者在三世之前宗祧不記其功彝鼎不銘其迹此所謂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者也路史曰方太王時以與王季而王季以與文王文王以與武王皆泰伯啓之也故曰三讓又鄭康成曰太王疾泰伯固適吳越采藥太王歿而不反季歷為喪至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

困學紀聞齊桓之霸自盟于幽至會于

淮凡十有二會而孔子稱九合諸侯劉氏意林曰始于幽終于淮合者九崔氏曰道其不以兵車而已莊十六年九國盟于幽二十七年五國又盟于幽僖元年六國會于櫟二年四國盟于貫五年八

國會王世子于首止。七年五國盟于寧母。八年王人與七國會于洮。九年宰周公與七國會于葵丘。十三年七國會于鹹。凡九合諸侯也。牲止之盟陽穀之會。淮之會。蓋有兵車矣。胡氏通旨曰。桓公霸四十二年會盟。凡二十有一。獨稱九合。舉衣裳之會。爾穀。梁。傅。衣裳之會。十有一。論語疏謂不取北杏。及陽穀。爲九。史記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其說不同。朱文公謂九。春秋傳作糾。辰喜犒師之詞云爾。

亂臣邑姜。逸民朱張。作者七人。要未能詳。

讀書記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陳師誓衆之言。所謂十人。皆身在戎行者。而太妣邑姜自在宮壺之內。必不從軍旅之事。亦必不并數之以足十臣之數也。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方且以用婦人爲紂罪矣。乃周之功業。必藉於婦人乎。此理之不可通。或文字傳寫之誤。闕疑可也。按馬融以其一人謂文母。劉侍讀以爲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釋文本作予有亂十人無臣字。困學紀聞。逸民各論其行。而不及朱張。或曰

其行與孔子同故不復論也釋文引王弼注朱張

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何云孔子云我則異於是謂與逸民異也安得朱張

乃同乎輔嗣小學紺珠作者七人一作伯夷叔齊注尤無稽

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一作長沮桀溺荷蓧

丈人晨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一作伏羲神農

黃帝堯舜禹湯正義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法制興王之道非有述於

也人者

微生尾生虞仲吳仲師摯八人說亦聚訟

困學紀聞微生高漢古今人表作尾生高原注蓋即莊子

所謂尾生東方朔曰信若尾生然尾生之信非信也按古今人表棘子成作革子成神謀作卑湛祝鮓作祝佗公山弗擾作不狃佛肸作弗肸仲突仲忽作中突中忽讀書記史記太

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

室立為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仲

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

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

章周章已君矣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

之北故夏墟是為虞仲列為諸侯按此則仲雍為

吳仲雍而虞仲者仲雍之曾孫也殷時諸侯有虞

吳仲雍而虞仲者仲雍之曾孫也殷時諸侯有虞

國詩所云虞芮質厥成者。武王時國滅而封周章之弟於其故墟。乃有虞仲之名耳。論語逸民虞仲夷逸。左傳。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卽謂仲雍爲虞仲。是祖孫同號。且仲雍君吳。不當言虞。古吳虞二字多通用。史記趙世家。吳廣內其女孟姚。索隱曰。古虞吳音相近。故舜後亦姓吳。詩不吳不敖。漢書武帝紀。引作不虞。不驚。衛尉衡方碑。辭引不吳。不揚。作不虞。不揚。釋名。吳虞也。公羊傳。定公四年。晉士缺。衛孔圉。師師伐鮮虞。虞本或作吳。石鼓文。有吳人。注曰。虞人也。竊疑二書所稱虞仲。並是吳仲之誤。又攷吳越春秋。太伯曰。其當有封者吳仲也。則仲雍之稱吳仲。固有徵矣。

因學紀聞師摯之始。鄭康成謂魯太師之名。太師摯適齊。孔安國以爲魯哀公時人。康成以爲周平王時人。班固禮樂志。謂殷紂作淫聲。樂官師摯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古今人表。列太師摯以下八人於紂時。吳斗南云。按商本紀。紂世抱樂器而犇者。太師疵。少師彊也。人表亦列此二人於師摯八人之後。誤合兩事爲一。石林云。司馬遷論周厲王事。曰。師摯見之矣。則師摯厲王時人也。諸說不同。橫渠從孔安國注。何云。洋洋盈耳。蓋所謂吾猶及見之。

者也。當以... 孔子注為正。

黨人太宰司敗直躬左邱南子各氏不同。

困學紀聞甘羅曰項橐七歲為孔子師董仲舒對

策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孟康注人項

橐也隸釋載逢盛碑以為后橐孟康之說未知所

出論語注疏無之按史記世家亦稱達巷童論語

釋文鄭云太宰是吳太宰春秋之時以太宰名

官者惟吳宋與魯耳吳有太宰春秋之時以太宰名

事穆公其後九世至平公乃以向帶為太宰平公

即位之歲距孔子過宋歷二公八十餘年其間或

考也况孔子過宋時遭桓司馬之厄遂微服而去

豈復有問子貢者與疑此太宰即吳語也吳與魯

會繪詔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焉則此當是吳

太宰而亦當在此年也魯自公子翬請於隱公欲

殺桓以求太宰又孔云司敗官名陳大夫鄭以司

敗為人名齊大夫按鄭氏又以子桑伯子又直躬

孔云躬身也鄭本作弓云直人名困學紀聞呂

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

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

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

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

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

子曰左邱明古之聞人薛方山曰余觀左邱明春秋內外傳殆游夏之流非特諸子之倫也故賈逵王肅虞翻韋昭咸高其夫治其章句迨宋儒因韓子謂左氏浮誇柳子又謂其說多謬遂謂魯論所載邱明非傳春秋者於是析一人而二之至論其所謂浮濞乃石言于晉神降于莘之類不知有常必有怪亦陰陽之義也且事有傳疑春秋所許以是為浮濞而并疑夫子之所稱過矣鄭夾深誌氏族亦主其說謂傳春秋者左姓邱明各其在魯論者則居於左邱以地為氏者至攷其誌詳載氏族終無左邱氏不亦自相矛盾乎困學紀聞陳自明以子見南子為南蒯以傳攷之昭公十二年南蒯叛孔子年方二十有二子路少孔子九歲年方十三其說鑿而不通矣

南容為适申棖為棠伯僚伯玉皆非門牆

讀史訂疑南宮适之為敬叔非也按史記南宮适字子容初未嘗云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兄也而索隱註遽云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論語註遽云諡敬叔孟懿子之兄史無其文也可疑一也适見家語一名緇是适已有二名矣而左傳孟僖子云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索隱又云仲孫閱是又二名天下豈有一人而四名者乎可疑二也孔子在魯族姓頗微而南宮敬叔公族元士遣從孔子

時定已娶於强家矣。豈孔子得以兄子妻之可疑
三也。禮記檀弓載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孔子
曰。喪不如速貧之爲愈也。若而人豈能抑權力而
伸有德謹言語而不廢於有道之邦耶。可疑四也。
愚以南宮敬叔之與南容。皦然二人矣。困學紀聞
申棖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字
周。家語云。申續字周。今史記以棠爲黨。家語以續
爲績。傳寫之訛也。後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絜。無
申棠之欲。亦以棖爲棠。則申棠申棖一人爾。唐開
元封申黨召陵伯。又封申棖魯伯。本朝祥符封棖
文登侯。又封黨淄川侯。俱列從祀黨卽棠也。一人
而爲二人。失於詳攷。論語釋文也。史記索隱謂文
翁圖有申棖申堂。今所傳禮殿圖有申黨。無申棖。
又遽伯玉史記謂孔子所嚴事。不當在弟子列。禮
殿圖有之。而唐宋皆錫封從享。公伯寮非孔子弟
子。乃季氏之黨。致堂胡氏之說當矣。家語不列其
名氏。蓋自史記失之。

本漢三家齊魯古並張侯始合康成校定。

論語釋文漢興傳者則有三家魯論語者魯人所傳即今所行篇次是也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及子元成魯扶卿太子少傅夏侯建前將軍蕭望之並傳之各自名家齊論語者齊人所傳別有問王知道二篇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琅琊王卿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並傳之唯王陽名家古論語者出於孔氏壁中尚書序云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

孝經皆科斗文字

凡二十一篇有兩子張

分堯曰篇後子張問何如可以

從政以下為篇名從政

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新論云文異者四百餘字孔

安國為傳馬融亦注之安昌侯張禹受魯論于夏侯建又從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最後而行于漢世隋經籍志張禹本授魯論晚講齊論後遂合而考之刪其煩惑除去齊論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為定號張侯論當世重之周氏包氏為之章句馬融又為之訓又有古論語孔安國為之傳漢末鄭元以張侯論為本參考齊論

古論而為之註魏司空陳群太常王肅博士周生
烈皆為義說吏部尚書何晏又為集解是後諸儒
多為之註齊論遂亡古論先無師說梁陳之時唯
鄭元何晏立於國學而鄭氏甚微周齊鄭學獨立
至隋何鄭並行晁氏曰問王知道兩篇詳其名當
是論內聖之道外王之業未必非
夫子之最致意者不知何說而張禹獨遺之馬端
臨曰二篇亦孔壁中所無度必後儒依倣而作非
聖經之本交此所以或問今之論語其魯論與朱
不傳非禹所能刪也子曰以何晏所敘篇數考之則信為魯論矣但據
釋文則其文字亦或有不同者如以必為瓜之類

豈何氏亦若鄭註就魯論篇章而又襍以齊古之

又與然唐藝文志已不載齊古篇目陸氏蓋於諸

家說中得之耳金仁山曰魯論齊論至張禹始合
至鄭康成則以魯論考之齊論古
論為之註二論始合為今定本按釋文
云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

何晏集解皇侃撰疏賈邢正義相續成書

文獻通考何晏論語注十卷據魯論包咸周氏孔

安國馬融鄭康成陳群王肅周生烈八家之說與

孫邕鄭冲曹羲荀顛集諸家訓解為之又皇侃論

語疏十卷引衛瓘繆播樂肇郭象蔡謨袁宏江惇

蔡奚李克孫綽周懷范甯王珉凡十三家之說成此書其序稱江熙所集世謂其引事雖時詭異而援証精博為後學所宗云按釋文論語音在荷有虞翻譙周崔豹孟整盈氏梁觀袁喬尹毅張馮孔澄之虞遊王弼不在諸家數內又論語正義十卷宋邢昺撰亦因皇侃所探諸儒之說刊定成書陳氏曰唐人止為五經疏而不及孝經論語至昺始奉詔為之按唐藝文志亦有賈公彦論語疏十五卷當攷

朱子精義凡十二家集註第一純粹無瑕。

文獻通考論語集義三十四卷朱子集二程張氏

及范祖禹呂希哲呂大臨謝良佐游酢楊時侯仲

良周孚先凡十二家初名精義後刻於豫章郡學

始名集義朱子自序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

至要古今為之說者蓋已百有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者類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其溺於卑近者既得其言而不得其意其驚於高遠者則又支離踳駁或乃并其言而失之學者益以病焉宋興百年河洛之間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其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矣問嘗蒐輯條疏以附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學之有同於先生者與其有得於先生者若橫渠張公若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以備觀省而同志之士有欲從事于此者亦不隱焉

論之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
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
人者類多體驗擴充之功。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
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是則非夫先
生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茲其所以奮乎百
世。絕學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緒也。與。或曰。
然則凡說之行於世而不列於此者皆無取已乎。
曰。不然也。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
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
於此。而近世二三名家與夫所謂學於先生之門
人者其考證推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間。學者
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得哉。特所以
求夫聖賢之意者則在此而不在彼爾。按朱子于
學庸章句皆有序。而論孟集註僅有史記序。說未
有另序。其論語要義目錄論語訓蒙口義兩書無
傳。而序文則見本義滙參。以非策問所資。故皆不
錄。又論語集注十卷。大略本程氏學。通取注疏古

今諸儒之說開以已意。朱子平生講解此為

第一。所謂毫髮無遺憾者矣。

語錄問集註中有兩
子何者為長。曰。二說

皆通故並存之。然必有一說合聖人之本。但不
知且大率兩說前。說勝。又集註於正文之毛正
解說字訓文義與聖經正意。如諸家之說有切當
明日者即引用而不沒其名。如學而首章先尹
氏而後程子亦只是順正文解下。非有高下去取
也。章末用圈而列諸家之說者。或文外之意。而於
正文有所發明不容略去。或通論一章之意。以覆
其說切要而不可不知也。又問註或用者字。或用
謂字。或用猶字。或直言其輕重之意。如向日。謂
謂是恁地。直言者。直訓如此。猶云者。猶是如此。

韓愈筆解吳棫說例五峰與祖說何可泥。

文獻通考論語筆解十卷唐韓愈李翱相與共成

此書按唐人通經者寡獨兩公名冠一代蓋以此
然四庫邯鄲書目皆無之獨田氏書目有韓愈論
語十卷筆解兩卷此書題曰筆解而兩卷亦不同
又吳棫撰論語續解自謂考研甚衆獨於何晏集
解邢昺疏所得爲多又謂孔門弟子之言多未盡
善而註信經疏信註太過常作指掌十卷亡於兵
火僅追記大略以解何晏集解之未盡未安者故
曰續解又考他書之文之說異於論語者爲考異
又爲說例有集語明原微言略例答問正統權道

弟子雜說凡十篇多發明陳氏曰其所援引百家諸史傳出入詳洽所稱

樂肇駁王鄭之說間取一二肇晉人隋唐志載論語釋二卷駁二卷又五峰論語指

南一卷胡宏仁仲撰評論黃祖舜沈大廉之說困

紀聞譬諸草木區以別矣五峯曰草木生於粟粒之萌及其長大根莖華實雖凌雲蔽日蟠地從初具乎一萌之內而未嘗自外增益之也朱文公曰林少穎亦說與黃祖舜如此又洪興

祖論語說其說多可采謂此書始於不愠終於知

命蓋君子儒

五十作卒三嗅爲憂後十篇書尤多誤闕

集註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

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又晁氏曰石經嗅作臭謂雉鳴也。按邢疏作三劉聘君曰嗅當作臭古闕反張兩翅也見爾雅愚按如後兩說則其字當為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困學紀聞呂氏春秋云子路撝雉得而又此書後十篇復釋之蓋因子路共之而為此說。按集註謂若由也句上有日字柴也愚多有闕誤章首脫子曰字誠不以富亦祇以異錯

簡在十二篇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衍子曰字惠為士師章必有孔子斷語而亡之史闕文節義疑不可強解。皆在後十篇。

鄭皇諸本章句互差皇覽石經逸文有加。

論語釋文則吾必在汝上矣鄭本無則吾字子疾病鄭本無病字皇本同子溫而厲皇本作君子一本作子曰厲作冽德行節鄭合前章皇別為一章。知及之章下鄭本重出父在觀其志章。又必有忠信如邱者焉衛瓘讀焉於虔反下句今也則亡一本無亡字連下句傷人乎一讀至不字絕句。又皇覽引魯論讀六事鄭本或無非也。文獻通考石經

論語十卷為蜀張德鈞書闕唐諱立石當在孟知祥未叛之前其文脫兩字誤一字又述而第七舉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上又有我字衛靈公第十五敬其事而後其食作後食其祿與李鸚本不同者此也說文逸論語曰玉祭之瓊兮其瓊猛也初學記逸論語曰璿璣魯之寶也遠而望之與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事勝按因學紀聞云節李孫之事見左傳

論語本傳家學七十二子微言共權

死安國序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諮訪交相對問言語也既而諸弟子各自記其所問焉與論語孝經並時實自夫子本旨也屬文下辭往往頗有浮說煩而不要者亦由七十二子各共敘述首尾加之潤色其材或有優劣故使之然也孔子既沒而微言絕七十二弟子終而大義乖六國之世儒道分散遊說之士各以巧意而為枝葉唯孟軻荀卿守其所習當秦昭王時荀卿人秦昭王從之問儒術荀卿以孔子之

語及諸國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餘篇與之由
此秦悉有焉。始皇之世。李斯焚書而孔子家語與
諸子同列。故不見滅。高祖克秦。悉歛得之。皆載於
二尺竹簡。多有古文字。及呂氏專漢。取歸藏之。其
後被誅亡。而孔子家語反散在人間。好事者或各
以意增損其言。故使同是一事而輒異辭。孝景皇
帝末年。募求天下遺書。于時京師士大夫皆送官
得呂氏之所傳孔子家語。而與諸國事及七十子
辭妄相錯雜。不可得知。以付掌書。與曲禮衆篇亂

簡合而藏之秘府。元封之時。吾仕京師。竊懼先八
之典辭將遂泯沒。於是因諸公卿大夫。私以人事
募求其副。悉得之。乃以事類相次。撰集爲四十四
篇。又有曾子問禮一篇。自別屬曾子問。故不復錄
其諸弟子書所稱引孔子之言者。本不存乎家語。
亦以其自有所傳也。是以皆不取也。

文獻通考博
祖安國撰次孔子家語既畢。值巫蠱事起。遂廢不
行。然其典雅正實與世相傳者。不可同日而論也。
光祿大夫劉向以其爲時所未施。故尚書則不記
於別錄。論語則不使各家也。且百家章句。無不畢
記。况孔子家古文正實而疑之哉。又戴聖皆近世
小儒。以曲禮不足。而乃取孔子家語雜亂者。及子

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總名曰禮記今見其
已在禮記者則便除家語之本篇是為滅其原而
存其末也不亦難乎晁氏曰序註凡四十四篇劉
向校錄止二十七篇後王肅得此于孔子二十四
世孫文獻通考孔子八世孫鮒字子魚任陳勝為
博士以言不見用託目疾而退論集其先仲尼子
思子上子高子順之言及已之行事名之曰孔叢
子凡二十一篇叢之為言聚也邯鄲書目云一名
盤孟取事雜也至漢孔臧又以其所著賦與書謂
之孔叢附於卷末十一篇嘉祐中宋咸為之注按
漢志無孔叢子而儒家有孔臧十篇雜家有孔甲

盤孟書二十六篇其注謂孔甲黃帝史或曰夏帝
疑皆非今此書一名盤孟獨治篇又云鮒或稱孔
甲連叢又出孔臧意者孔叢子即漢志孔甲盤孟
書而亡六篇連叢即漢志孔臧書而其子孫或續
之也高氏子略漢藝文志無孔叢子而孔甲盤孟
篇稱孔鮒一名甲世因曰孔叢子盤孟者其事雜
也漢書注又以孔甲為黃帝之史夏帝時人篇第
又不同若非今孔叢子也記問篇載子思與孔子
問答如此則孔子時子思其已長矣然孔子家語
後序及孔子世家皆言子思年止六十二孟子以
子思在魯穆公時固常師之是為的然矣按孔子
沒於哀公十六年後十六年哀公卒又悼公立三
十七年元公立二十一年穆公既立距孔子之沒

七十年矣。當是時子思猶未生，則問答之事安得有之耶？此又出於後人綴集之言，何其無所據若此。隋經籍志：孔叢子家語，並孔氏所傳仲尼之言。

故附論語。朱子語錄家語雖記得不純，却是當時書。孔叢子是後來白撰出。闕里

志按弟子名數，史記載孔子之言曰：受業身通六

藝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唐司馬貞索隱

曰：孔子家語亦有七十七人。宋馬端臨曰：孔子弟

子，史記家語所載皆七十七人。魏王肅本曰：顏回

至顏祖，止列弟子七十六人，缺一不合前數。及

觀史記弟子傳，有顏何字冉索隱証之曰：家語字

稱，則知顏何已載於家語，而肅本缺之耳。又北齊

顏之推稱仲尼門徒升堂者七十有二，顏氏居八

唐顏真卿自敘家譜稱孔門達者七十有二，顏氏

居八，八人之中，顏何與焉。索隱去古未遠，之推真

卿俱顏氏裔孫，必各有據。今當以顏何足七十七

人之數云。又曰：史記所載數同家語，內無琴牢。陳

亢縣直三人，而別有公伯寮、秦冉、鄒單三人，當其

數。又翁石室圖七十二人，比家語少公西與、縣直

原亢、公肩公、夏首、句井疆、邾異、顏何八人，而別有

遠琰秦冉林放三人子由古史又錄七十九人蘇
子云孔子弟子高第七十七人余以太史公書及
孔子家語攷之皆同秦冉顏何不載於家語而琴
牢陳亢不錄於史記二書既不可偏廢而琴牢陳
亢又見於論語故并錄之凡七十九人又曰索隱
云文翁圖有遠伯玉林放申棖申堂四人今石室
圖七十二人亦無所謂棖與堂也漢藝文志儒家
曾子十八篇漆雕子十三篇宓子十六篇景子三
篇說宓子語世子二十一篇各頌陳人七李克七
篇以其弟子

篇子夏公孫尼子二十八篇七十子芋子十八篇

名嬰齊人七
十子之後。

子思孟軻獨得其傳法言中說天何居焉。

韓文送王損序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
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
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
末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變
而為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為人荀卿之書
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

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駢臂子弓子弓受易於
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
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儲同人曰曾思
孟得聖道正傳自公史記楊雄傳雄見諸子各以
發老前此未有云爾其知舛馳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
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誤以為十三卷象論語號曰
法言程子曰揚子無自得者也其言蔓衍而不斷
優柔而不決其論人性善惡混言性已錯更
何所得焉老泉曰揚雄之法言辨乎其不足問也
問乎其不足疑也或聞於後世而不待其有得君
子無取焉東坡亦謂太元法言文獻通考龍川陳
騷蟲而變其音節謂之經可也

氏類次文中子引曰王通講道河汾門人咸有記
焉其高弟若董常程元仇璋蓋常參取之矣薛收
姚義始綴而名之曰中說又曰以中說方論議以
董常比顏子與門人言而名朝之執政者與老儒
老將言而斥之無婉辭此讀中說者之所同病也
采子曰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
粗識其用則於道之未嘗忘者蓋有意焉而於明
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考之中說而
得其規模之大畧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
後天之相為體用而高文武皇之制是豈有精一
執中之傳曹劉顏謝之詩是豈有物則秉彛之訓
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勗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
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校功德

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
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奪彼予此
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而獨以是區區者比而
效之。以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
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恨于此。是亦
可悲也已。至於假卜筮象論語而強引唐初文武
名臣以為弟子。是乃福郊福時之所為而非仲淹
之雅意也。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不得為孟子之
倫矣。其視荀楊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者耶。曰。荀
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黃老。而其著書
之意蓋亦姑託空言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頗
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
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楊仲淹之所及者。然考
其平生意鄉之所在。終不免於文士浮華放浪之
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今之變。將以
錯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
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假
於三子。是亦春秋責備賢者之遺意也。

